

行

「你打開看看！」
殷先生打開一看，原來上層是真雪茄烟，下面都是像烟一般大的金條，殷太太笑說：

去接也好！」

南京路二三號（拋球場）
電話一三六四四



殷先生躺在沙發上扶著頭大叫：

「噯呀！我會死麼？」

殷太太說：

「醫生就來了，恐怕是吃東西吃得太多了罷，加上你的血壓本來就高？」

一輛飛快的汽車把醫生接進了殷公館。

× × ×

第五場 韓阿根餓了

韓阿根走到街頭一個麵攤邊，煎排骨的香味兒更使他的飢腸雷鳴，正在低頭煎排骨的夥計沒有看清他的模樣，隨口就問他：

「先生，來碗排骨麵麼？」

韓阿根苦笑着搖搖頭，夥計一抬頭看見他的一身襤褸，吐了口唾沫說：

「真倒霉，一大早來了個癩三，去！去！去！」

一個吃客隨手把吃了半塊的排骨扔在地下，嘴裏還囁囁着說：

「這排骨不新鮮，隔了夜的！」

韓阿根嘴裏喘着幾聲，很想蹲下去撿起那塊夾精帶肥的排骨，正在躊躇之際，冷不防一只野狗斜刺裏一口搶了去，韓阿根又氣又急，眼看牠搖尾大嚼，就用力踢了牠一脚，野狗夾尾猶猶退走，韓阿根恨恨地說：

「你不曉得我也餓了麼？」

那個吃客正喝了一嘴的麵湯，聽了就不忍不住把滿口湯都噴了出來，對麵攤夥計說：

「這個癩三想在狗嘴裏搶肉吃！哈哈！」

韓阿根對他們倆白了一眼，把褲帶又收上一收，信步所之。

× × ×

第六場 殷先生的病狀

殷先生的病狀給診斷出來了，醫生用十分肯定的口吻說，說得殷先生目瞪口呆。

「嚶……殷先生的血壓本來高，現在……嚶……嚶……心臟跳得也不正常，還有胃……恐怕有點擴大……嚶……膽也有病！殷太太！你看他的眼白，不是有點黃麼？還有糖尿病，他的尿甜得像糖精一樣！還有……」

殷先生急問：

「我到底還有多少病，你一下子給我治好了罷？」

「還有點兒腎虧，這容易，還有你的事業實在做得太多，太操勞了是有礙健康的，譬如說人是一架機器……」

……

殷太太打斷說：

「現在病這麼多，該怎麼治呢？」

「這要長期治療，譬如說要……」

殷先生大叫：

「住醫院我可不幹！老實說，一見了醫院，我就要想到人會死的！」

醫生說：

「那麼先靜靜地休養幾天，等我來一件一件地給你治療，現在第一，吃東西要聽我的吩咐……」

殷先生問：

「那麼什麼東西可以吃，什麼不可以吃呢？」

醫生說：

「什麼也不許吃！」

殷先生大叫：

「什麼話？」

殷太太問：

「那麼牛肉汁呢？」

醫生搖頭說：

「不能吃！」

殷太太連聲地問下去，醫生一味地搖頭，殷太太問：

「重雞汁……蛤什蟆……鹿茸……參湯……燕窩……白木耳……」

殷先生也接着問：

「那麼雞他命九子……牛奶……雞蛋……飯……」

殷先生看醫生一直是搖頭，不禁惶惑說：

「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！你是存心要活活地餓死我麼？」

醫生說：

「就因為你平常吃得太多，才會生那麼多的病，從今天起，一天兩頓，每頓兩塊烤麵包，一杯白開水，由我派下來的護士照顧你，你一定要聽我的話，不能胡吃！」

殷先生又大叫：

「媽呀！我的天！我這麼大的身體就吃這一點兒東西，還能活下去麼？簡直是胡說八道！」

殷先生想從牀上跳起來，可是給殷太太按住了，醫生說：

「你的健康要緊，譬如說……」

殷太太說：

「別胡鬧！你得聽醫生的話，你難道不怕死了麼！」

殷先生幾乎要哭似的說：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(未完)



糖鼠老米
糖糖捲果
·售有處到·

高貴
糖果

